

当代文学资料丛书

1983

争鸣小说集

石 峰 陈子伶编



当代文学资料丛书

1983

中篇争鸣小说集

石 峰 陈子伶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3

中篇争鸣小说集

石 峰 陈子伶 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商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25印张 2插页 518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

书号 10331·176 定价4.75元

前 言

《1983中篇小说争鸣集》、《1984中篇小说争鸣集》、《1983~1984争鸣短篇小说集》，是《当代文学资料丛书》的一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伟大的改革潮流推动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社会意识形态充满激情地接纳新时代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和新观念；它遵循自身规律行进，犹如春回大地，不可遏制。经济繁荣为文学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繁荣文艺还需要有活泼的包括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思想，要有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社会保证。这与作家应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是相辅相成的。前所未有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活跃，不仅表现于文学创作方面，也体现在对具体作品的争鸣上。这种争鸣不是人为的点缀，而是发自社会生活本身，则那是社会富于青春生命力的一种显示。

思想解放，正在改变对于文学作品争鸣的固有误解。对具体作品的社会批评，要成为正常的文学现象，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空气，便需要活跃平等的同志式的争鸣，消除某种不正确的争鸣观。以为凡引起争鸣的文学作品都有问题的观念，是有一定程度偏颇的。虽然有缺陷的文学作品，会受到社会批评，或引起争论；但受到批评的，或引起争议的作品，并非一定就有问题。世界上不存在无歧见的文学作品。被视为至尊的莎士比亚作品，列夫·托尔斯泰并不太买帐。在争议中，人

们固然可以广角地去考察具体文学艺术作品；但审美者的生活阅历、思想观念、艺术修养、情趣习惯等等差异，也常是争鸣的媒介或触发点，因而论辩者也同时显露着自己的生活观、伦理观、美学观等等甚至内在的品性质地。文学的争鸣能平等地正常地展开，是文艺与社会关系融洽的反应，是文学评论健康的表现。这对于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文学创作的创新与繁荣，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部作品有争议，说明它受到社会的多种视角的注意。这几本集子，筛选和收集了近两年在创作上或能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观念，或能反映某种美学观念变化、某种创作思想，或能体现作家的某种探索等等的中短篇小说。在选用的每部（篇）作品后，一般地都录有争鸣文章。《中篇小说争鸣集》还尽可能地搜辑作家谈自己的有争议作品的文章，这作为争鸣一方，或争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意见，有助于读者参照，独立地可阅读思考作品。

至于尚有些被收入的作品，虽受社会注目，但直到本书辑集时，只有批评性的评论，我们亦予以有选择地辑入。近两年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受到批评性的评论，不能笼统地认为那些批评意见都是偏颇的，有缺陷的，然而，也不能不加区分地断言那些受到批评的作品，都存在着批评所指摘的问题。当然，予以具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也不是一蹴而就地能做到的。但是，无论批评正确与否，那些作品及其批评，都可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争议。争鸣的目的，在于辩明和服从真理。因此，对于这类文学现象，我们有选择地予以作为备考附录，作为有助于读者欲见近两年中短篇小说争鸣全貌的一个补充。

《当代文学资料丛书》是一套有关当代文学资料的系列丛书，从文学理论及其争鸣到文学作品及其争鸣，分门别类地编

辑出版，为积累当代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的资料，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文学创作及其评论的备考和研究，都不无积极意义。作为丛书之一的《1983中篇小说争鸣集》、《1984中篇争鸣小说集》、《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虽说无搜罗齐备的必要，但由于人力有限，或有不应有的重要漏遗，这将在再版时予以弥补。我们也将按年陆续编辑下去。在这里，谨向被辑选入集的作品及其争鸣文章的作者，向首次发表这些作品，文章的报章杂志的编辑同人，深致谢意。

编 者 1984·12

目 录

前言	(1)
悲剧比没有剧要好	蒋子龙(1)
夏康达:《悲剧比没有剧要好》的思想和艺术	(64)
扈 雯 小 雪:既要复杂,又要统一	(68)
历史将证明	柯云路 雪 珂(71)
沈 佩:悲剧的性格和正剧的前景	(182)
蒋子涛:探索与真实	(187)
深深的辙印	孟庆华(192)
杜 实:这能算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吗?	(268)
马天增:这能算是封建道德观念吗?	
——与杜实同志商榷	(273)
一个犯过错误的男人	黄铁男(278)
郑旭东 冯歌阳:是谁犯了错误	(325)
董戎:一种不健康的感情	(328)
神奇的瞳孔	魏雅华(330)
田志伟:假如瞳孔没被毁掉	(355)
李 黎:“瞳孔”所给予的启示	(360)
魏雅华:我写《瞳孔》	(365)
头儿	董 非(373)
陈朝红:揭示生活的复杂性	(409)
谭 豹:浅谈“头儿”的定性	(414)

鲁班的子孙.....	主润滋(418)
雷 达:《鲁班的子孙》的沉思.....	(483)
秦 晋:也谈对《鲁班的子孙》的评价 ——给雷达同志的信.....	(495)
荒漠与人.....	文乐然(509)
罗国梦:对《荒漠与人》的看法.....	(570)
周政保·胡康华:粗犷的男性的北方.....	(577)
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	湛 容(585)
江 源:《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探讨.....	(672)
冯宪光:《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之研究 ——与江源同志商榷.....	(679)
东方女性.....	航 鹰(685)
万庆华:美哉,“东方女性”.....	(733)
杨文虎:林清芬能够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吗?.....	(736)

悲剧比没有剧要好

蒋子龙

上 篇

1

一股强大的电流，闪闪如银带，把天和地拴在了一块儿，立刻爆炸出一串响雷，楼房一阵颤栗。富胜康猛地睁开双眼，翻身从床上坐起，睡意顿消。其反应之机敏，动作之利索，完全不象个五十岁出头的人。窗外一片迷濛，万道水帘遮住了视线。雨柱象鞭子一样抽打着楼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楼群在暴风雨中呻吟。

宇宙好象乱套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该下雪的时候无雪，该下雨的时候没雨，眼下已进立秋，却泼下一场如此凶猛的大雨。富胜康看看表，还不到七点钟，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一点响声也没有听到。“五加参茶”真是好东西，自从喝上这种茶，夜夜睡个好觉。不，在没有饮用“五加参茶”之前，他也很少失眠。他心境平和，没有可值得着急上火的事情。

部机关里当然也不是一块净土，明的暗的，一帮一派，真是一部活“三国”。你要说出了什么大事啦，也没有；你要说大家很团结，也不是。部长们各自一个办公室，十天半月不准见上一次面，连接他们的纽带是各种各样的文件。外人以为头头们只是在文件上画圆圈儿，岂知这圆圈里的学问也大得很。B

部长看见了A部长画的圆圈儿，就如同看见了A部长这个大活人。他为什么要画圈儿、他的思想、他的态度全都一目了然。如果B部长同A部长是“一拨儿”的，他也就知道该怎样跟着画，倘若两人不是“一拨儿”的，那就会有另外的画法。何况文件上决不仅仅是圆圈儿，有时你画圈儿，他画叉儿，你批个东，他写个西，这就叫“斗法”，各有自己的“嫡系部队”。现在只要大小当个头儿，没有自己的人马不行，没有根子不行。要不上边有根子，要下面有根子，最好是上下全有根子。富胜康恰恰是上下全没有根子，他原是部属一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三年前才被提上来当了副部长。他是外来户，在部里没有根基，他也不想争坐那个第一把交椅，安之若素，不争强，不好胜，对哪一派都不得罪。在谦虚的外表下面隐藏着怯懦，不善于独立思考，怕担风险，唯上级指示是从。人非草木，富胜康的内心还是有自己的倾向的。部长曹卫，资历老，上面有根子，在部的中层干部中也有相当多的拥护者。但为人圆滑平庸，指望他是搞不好这个部的。第一副部长宫开宇，一副貌不惊人的学者派头，有真才实学，有一股埋头在事业里的气魄，舌端常有警句，搞工业胸中有大规模。下面有根子，群众拥护他的甚多。他却缺乏学者的那种文雅与和缓的脾气，一副峭利直言的性格，常给自己的生活设置种种障碍。不懂得生活中没有妥协是不行的，有时妥协比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更重要。因而宫开宇在领导层中树敌过多。干才和庸才之间似乎有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富胜康对两派权威都五体投地，逆来顺受，他对任何一方都缺乏抗衡的能力。一个月前，曹卫调走了。下一步改组部的领导班子，理所当然会由宫开宇出任部长。虽然反对他的人不少，早就盯着这一职务的也有几个。但要真想挡住宫开宇的道，也不那么容易，他是靠真本事升上来的，动真格的——不论

是讲理论还是讲实践，其他几个副部长不是他的对手。富胜康决定投官开字的赞成票。

富胜康洗漱完毕，在小客厅里打了一套“八段锦”，练功可是雷打不能动。他这个好脾气也是练出来的。气大伤身，爱动肝火的人，练什么功夫也不管用，心静气好，受益非浅。他把木盆、铝盆推到屋外接雨水，用雨水浇花比用豆浆骨头汤还好。然后又蹲下身子，和心爱的盆栽葡萄、米兰、一品红等花木说一会儿话，叙叙叨叨，修修剪剪，其乐无穷。花木通灵性，主人格外喜爱它，常跟它谈心说话，它就会长得特别好，花开得也会出奇的鲜艳。直到家人几次催促，他才去吃早饭。吃过早饭，雨下得更欢了，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富胜康心里不免有点后悔，部长们上下班都是车接车送，唯有他，三年前一上任就提出上下班不坐汽车。他倒不是想羊群出骆驼，故意露一鼻子，在大机关里出这样的风头是招人恨的。他跟办公室的负责人讲得是大实话：“从我家到机关总共只有两站路，我遛腿还嫌短呐。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哪有活动筋骨的机会，每天上下班走个一二十分钟，是花钱也买不到的美事。是不是？你们就高抬贵手，别给我派车了。是不是？”

领导说大实话，最容易买得一个好人缘儿。何况他说话时老爱带上一个口头语：“是不是？”显得他是那样谦虚、谨慎，什么事都和别人商量，征求别人的意见。他讲的确实是实话，可也有还没讲出来的实情：他步行上班，刮风下雨就可以不去。有人注重形式，唯恐别人小瞧自己。富胜康则注重实际，大智若愚。前些年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正相反，聪明人应是注重内容胜于辞藻。他在一厂当厂长，十几年没盖职工家属宿舍，工人们眼睛都憋红了，就因为他这个一厂之长也住着两间干打

？

垒的小屋，群众不仅没有意见，反而敬重他。穷不怕，大家一块受穷；累不怕，大家一块受累。平均主义是平民愤的灵丹妙药，那年月他反而当上了领导干部的标兵。他是个极普通的人，叫那些搞特权的人一陪衬，他这个不搞特权的人就显得不普通，不一般了。他就是凭这个起家的。他论资历不及曹卫，论本事不及宫开宇，如果没有绝招怎么能升到部里来？！

今天，富胜康必须去上班，党组要讨论部直属厂管理改革方案。权力，权力，会上使；有权没权，会上见。开会可不能漏空，再说书记走了，今天的会很可能由副书记宫开宇主持，不去会使他多心的。办公室的人要是有心，知道今天党组开会，天下大雨，就该派个车来接他。

富胜康等到八点二十分，他失望了，心里也不免有点上火。下边的人都是势利眼，你成天坐车，他们就认为你应该应分，处处高看你一眼，只要你一动弹就想着给你派车。你跟他们客气，不愿坐车，他们反而瞧不起你，不管你死活，再也不会想着给你主动派车了。他想打电话要车，转面一想何必为这些小事生气呢，不要因为下点雨坏了坚持了三年的老规矩。他穿好雨衣雨鞋，准备冒雨去上班。老天成全，要的就是这个劲，让机关的群众看看，让宫开宇看看，为了支持他工作，咱老富两肋插刀了！

富胜康五短身材，身上还保存着一点当年“车轴汉子”的风韵，没病没灾，心宽体胖，还在乎这场雨吗？他刚走到大街上，迎面一个炸雷，风搅着雨灌了他一嘴，他缩缩脖子，脊背一阵发冷：倘若触上雷电可不是闹着玩的！前面有一棵碗口粗的梧桐树，斜躺在路边，不知是被大风刮倒的，还是被雷电劈中了。雷电仿佛故意寻他的开心，在他左右前后、四面八方，一个接一个地炸开了。富胜康躲避着大树，躲避着房檐，跌跌

撞撞，迂回前进。后悔今天这事办得太冒失了，怎能象年轻人一样铤火呢？部级干部有冒着大雨、顶着雷电去上班的吗？岂止是失身分，闹不好要丢性命。生气归生气，他的脚步可没有停，现在后悔也晚了，他走出差不多快有一半了，后退和前进同样远。只好沙锅捣蒜，就是这一锤子买卖了！

响雷还在追赶着他，雷劈火闪，地上放射出一股电流，天上闪出一道银光，紧跟着就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炸响。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天地连在一块就要互相排斥，酿出大祸端。三十年之前，还是四十年前？也是一个这般险恶的雷雨天，风雨把一群打草的、放羊的孩子赶进一所破庙里，雷电封住了庙门。一道道闪，一个个雷，老是不离开这座破庙。别处雨停了，露出了太阳，破庙跟前还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这群孩子被吓傻了，有的哭了起来。年纪稍大几岁的首领发话了：“咱们这里边一定有人上辈子作了孽，今几个要天打五雷轰他。如果不把这个人找出来推出去，大家都得一块遭雷击。咱们挨个把自己的草帽扔出去，雷公要想拿谁，一定先把他的草帽收走。”首领说完，先把自己的草帽扔出了庙门，雷公没有收他的草帽，草帽落在泥水里。孩子们战战兢兢，一个接一个地把草帽抛出去。最后还剩下一个刘瘪犊儿，他的草帽刚一扔出去，一股龙卷风把草帽吞没了。刘瘪犊儿脸色煞白，瘫在地上哭嚎起来，首领强迫几个孩子把他推出庙门。一道刺眼的白光，立刻炸雷轰顶，强大的电流把别的孩子打回庙内，空气中散出一股焦糊味，刘瘪犊儿被雷公劈死在庙门前，他的脖后有一个大窟窿，筋被雷公抽走了。很快就雨过天晴，风息雷止。

这是听来的传说？还是他确实经历过的事情？

富胜康脚步更快了，他好象觉得自己今天非要成为刘瘪犊儿不可。他裹紧了厚厚的胶布雨衣，这是绝缘的，脚下是厚底的

胶鞋，双脚在里面感觉又干燥又暖和，更不会导电。他这样想着，雷电便不再追逐他，雷声越来越远了。没有雷电的威胁，在雨中行走就变得很惬意了，凉爽，干净，连空气经过雨水的冲洗也变得格外清新了，已看得见部机关的“门”形大楼，在风雨中它显得神秘莫测。

富胜康走进楼道，慢腾腾地脱下雨衣，抖掉上面的雨水，开始穿过长长的楼道，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在楼道里他碰上了好几个干部，但没有收到预想的结果，没有人对他这位副部长冒雨步行来上班，表示惊讶、赞佩，或者露出感动的神色。好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富胜康心里有点窝火，他不需要别人表扬，但认为他就应该头顶着炸雷来上班，也太过分了！不，他很快就发觉今天部里的气氛有点特别，人家在同他打招呼的时候好象都心不在焉，似乎有一件比他冒风雨、顶雷电更叫大家关心的事情。下这么大的雨，能有什么新闻震动了这所神秘的大楼呢？

2

老天哪！真是爆炸性新闻！

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心里，也同这宇宙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可猜度了。人类的头脑越发达，语言似乎倒越贫乏了，什么都用“爆炸”两个字来形容：核爆炸、失业爆炸、某国某地某时又发生爆炸事件、人口爆炸、性爆炸、爆炸性新闻……

今天早晨，有一位女士比富胜康胆子更大、更不辞辛苦、更准时地来到部里，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告状。她是宫开宇的夫人，状告宫开宇同设计院的一个女工程师“乱搞男女关系”。

虽然不是经常见面，富胜康脑子里却保留着对这位夫人的深刻印象，她姓沈名清，人高马大，少说也要高出宫开宇半

头，但并不使人觉得她是个粗壮的莽女人。相反，她长得白皮细肉，深目高鼻梁，不是混血，却颇有白人妇女的风采，腰若长柳，长臂长腿，圆润多姿。性格开朗，能言善笑，据说年轻时有个外号——“大洋马”。沈清也许是这样一种女性：她自己可能还不知不觉，却使一些痴情种子神魂颠倒了。现在她也不见老，是属于那种不好断定年龄的妇女。她为什么年过半百了，还争风吃醋，爆炸这样一条新闻呢？从外表看应该是官开宇不放心她，而不是她不放心官开宇。为什么她人还没有离开这所大楼，关于官开宇“乱搞男女关系”的传说就已经沸沸扬扬，传遍了这所大楼呢？也许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撒谎骗人，愈是胡说八道，相信的人就愈多。

以前是茶余饭后，街头巷尾，传播这些花边新闻。现在人们茶余饭后都坐在自己家里看电视，改在办公桌旁，八小时之内，飞短流长。关于官开宇的这件爆炸新闻，恐怕不光是个男女关系问题。

富胜康带着满头疑云走进了会议室。除去一名负责组织和纪律检查工作的专职副书记之外，部党组的其他成员全都在场，那位副书记大概还在和沈清谈话。官开宇养了一身洋毛病，时间观念极强，开会办事非常准时，连看戏看电影也都提前几分钟入场，如果晚了十分钟他宁可不看了。因此他对开会迟到的人也十分厌恶，没有跟富胜康打招呼，只扫了他一眼。富胜康也就没有机会讲出自己迟到的原因，以及形容一番风雨如何之大，雷电如何之狂。对官开宇来说，你要汽车、摆排场他不管，只要开会办事不迟到就行。官开宇正侃侃而谈：

“……近年来，发达国家已经把管理发展成一门科学——管理工程学。在美国叫‘Industrial Engineering’，在英国叫‘Production Engineering’，在日本则用英文缩写，‘I·E’，

也有的日本人叫它为‘经营工学’。”

这老兄一谈起时髦的科学，一谈起生产技术，就眉飞色舞，旧病复发了。富胜康是支持他的，现在也感到浑身不自在。在座的这些部级干部中，有几个是懂得洋文的？宫开宇在说话时无意中带出一串外国话，再说谁又敢断定他是无意呢？也许他是成心唬这些老土，故弄玄虚，借以自夸自耀。这能不引起别人的忌恨吗？难怪同级干部和司局级干部中支持他的人不多，人心都是就低不就高，鹤立鸡群，群鸡攻之。他老兄对大家的情绪不仅没有丝毫的觉察反而越讲劲头越大，好象话已说开头就收不住了。别忘了这不是给普通干部做报告，群众爱听你这一套，今儿个开的是党组会，同级干部谁买你的帐？而且他的节奏同别人的节奏很不协调，仿佛在同一个舞台上跳着两种节拍的舞蹈。别人的节奏是缓慢的，极慢的运动速度，极慢的思维方式，烟雾缭绕，一切都慢条斯理，仿佛他们不受地球吸引力的作用，不是随着地球而旋转。口齿不清，说话啰嗦，南腔北调，这是当一个平平安安的领导者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宫开宇却表现得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态度，他的思想仿佛老是处于饥饿状态，拼命往前蹿，捕捉新东西……

“管理工程学研究如何把生产六要素，即：人、物资、设备、财、任务、信息，组合成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生产系统；设计出最佳的组合方法及顺序，并对它的后果予以定量的预测及评价；在生产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根据各种反馈信息对原方案及组合方法，顺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其目的是使利润率达到极大。……”

真是没治了！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已经在背后捅了他一刀？还是故做镇静？富胜康心里最清楚，有关宫开宇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不亚于爆炸了一颗百磅炸弹，不仅会震动部机关，

而且很快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遍部属的几个工厂。沈清说不定还会把她的控告材料寄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告到法院。当今女人的活动能力特殊的厉害。特别是沈清这样的“大洋马”，单是她那一张嘴就够官开宇受的，更何况她身上还有一种过剩的女性的魅力。不要说是活生生的人，就是死板板的法律也会同情她，爱怜她。再加上这种花花皮炸弹威力特殊，破坏力最大，形成的冲击波最强烈。等着瞧吧，这件新闻很快就会超出“男女关系”的范围，说不定还会波及到一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现在正是对部领导层进行改革之前的敏感期，官开宇是怎么搞的？！

富胜康没有心思听官开宇唠叨废话，他的全部注意力都用来研究官开宇的问题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官开宇的实际年龄比富胜康大不了两三岁，看上去却要老得多了。气色微黄，脸刮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整齐，身躯瘦小，过早地穿上了毛料中山服，这不知是什么时候做的衣服，厚厚的垫肩把两只膀子撑得象稻草人一样呆板，他的身子在衣服里宽宽绰绰。别人是老年发胖，他是老年发瘪。通身到下只有那两只眼睛显得年轻有神，精明透亮，完全是一副埋头在事业里的学者派头。凭他这副尊容，还能去搞女人？真是人不可貌相。人家男搞女，或者女搞男，有比他地位高的，也有比他地位低的，似乎都不曾闹出象他这样大的风波。他平时也决看不出还有拈花惹草的嗜好，大半生都平平稳稳地过来了，临近垂暮之年，怎么倒动了邪念？莫不是他看国外的原版书刊太多，追起洋时髦来了？岂知外国人对他的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是可以乱发议论的，而对别的公民的私生活倒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乱打听，乱指责。我们则正相反，国事能不管就不管，对别人的私生活可不能不过问。好象谁都有权对别人的私事发议论、传播和添油加醋。自己的生活太单调，闲着腻烦，靠讲点别人的私身秘闻，给生